

屠氏從漢字音譯蒙文元秘史中識得若干蒙文名詞，乃不明蒙古語之變化，所以錯誤叢出。若乞顏(Kiyan)單數也，變爲複數必須作乞牙惕(Kiyat)，乃竟有作乞顏惕者。又如禿馬惕(Tumast)在蒙古語中似僅有複數之稱，大典本元秘史有作禿馬敦者，蓋連同語尾表示屬格之st而言，在用作名詞之漢語中，並無須作敦，乃屠氏亦沿其誤。又如主兒勤(Jurkin)有時連同屬格而作主兒乞訥(Jurkinu)，大典本有時省作主兒乞，屠氏亦因之。如斯之類，皆足證其不明蒙古語之變化。既不知之，則不應處處以蒙古通自命。乃有時且將蒙古語表示複數之st加之於其他語名之後，若Ganga之變作旻伽惕，而開梵文從來未有之先例。此外沿襲元史譯文證補及田中萃一郎所譯多桑(D. Ohsson 應作朶松)譯文之誤者亦夥。屠氏固亦曾延人節譯多桑書，惜譯人於此學非專門，譯文不免有所誤會。屠氏未能訂正，遂仍其誤。綜合其種種缺點，蒙兀兒史記抄掇比附元代載籍之文，固可說是空前。然其漢語外名稱之考訂，十之八九皆可刪除也。

前者我擬爲蒙兀兒史記之太祖本紀西域列傳作一糾誤，嗣以糾不勝糾，乃纂輯中西史文撰此成吉思汗事輯一卷，與蒙兀兒史記太祖本紀比對讀之，其誤自見。所採史料，在中國載籍一方面，

以元秘史親征錄元史三書爲最多。西方撰述則取多桑書第二卷，巴兒脫德(Barthold)撰「蒙古侵略時代之突厥斯單」(第二版英譯本)，伯希和(Pelliot)考訂諸文，(散見通報亞洲學報之中者)尤於部族及譯名兩方面用力爲最勤。

成吉思汗時代諸部族，中西學者尙鮮研究。元史譯文證補部族考有目無書，新元史仍是抄掇錢大昕之氏族表，別無發明。茲取刺失德丁書之部族志，與中國載籍共比對，可考者錄之，稍涉疑義者不錄。例如元史卷一三二麥里傳謂麥里徹兀臺氏，比對刺失德丁所著錄之部族名中有札刺亦兒部之別部 Qat。案阿刺壁字不著韻母，上名譯寫容有脫誤，因疑其作 Qat。但元史同傳又云麥里領徹里臺部。此「兀」「里」二字不知孰誤。檢洪武本元史，歧互之點相同，則未便武斷其必爲西域書中之「察惕」。如是未能比附者，第一章中概不著錄。

對於譯名務求畫一，原有譯名者，採用其一，不仿元史譯文證補之例，妄用新翻。蓋元人譯名亦知根據漢字音讀，若林之對 Jib，尋之對 sin，三之對 sab，藍之對 Lab。其漢語原無之 b, t, r, m, 等類收聲，則以卜惕木兒等字代之。此例在元秘史中頗常見也。親征錄元史中之譯名固有時適用變